

小城记忆

□蒋 瀚

小城地处三省的交界处，是岁月遗忘在海边的一枚闪亮的海螺，能听到回响的声音。

翘街，是一条古老明清小街，因街道中间低，两端高，形状如翘起的扁担而得名。街道口立着一座石牌坊，字迹早已漫漶，隐约看到明清年间几个字样倔强地不肯褪去。两旁是明清建筑风格的房屋，有白色的墙和灰色的瓦，而房屋最独特的是翘起的精精彩绘图案的墙头，被当地人称为“马头墙”，地面

铺满了青条石和鹅卵石，被磨砺出岁月的光滑，每逢雨后，石头缝便渗出幽绿的泪痕，我知道那是一种植物叫苔藓。

沿着主街道，有城关第一小学，再过去两旁有着商铺，其中的一间，我记得红漆剥落的雕花木门，如今男人还是坐在玻璃柜台后面，我想起十岁那年，和表姐妹曾在这里买的发夹，两人还高兴地拍了照片，如今那张照片泛了黄，边角卷曲，像一块结痂的旧伤。再看到前方有块金色的匾额，书写着“黎平会议会址”，有着

历史意义的黎平会议曾在此处召开，往前左边是两湖会馆，行商的商人的休憩处，再前面是福音堂，古老的传教的基督教堂。此外，古街有着纵横交错分布的小巷道，著名的有马家巷、姚家巷、双井街等，弥漫着古色古香的历史气息。想起小时候，爷爷常牵着我路过这段路，去小学读书，如今我站在街口，远远望去，那些被带走的年月，仿佛定格在此刻。

“豆一花一”悠长的调子从远方传来，像一条从旧时光里拖出的麻绳。

清晨的豆花叫卖声叫醒了人们，早餐店老板的忙碌，路边人们的行走，清晨的豆花叫卖声依然在巷子里游荡。巷道里年轻的妇女们端着搪瓷盆往着井边走去，我恍惚看见年轻的妇女们在井边洗衣服的背影。

夜渐深，我循着记忆走到巷尾，一盏盏红灯笼亮起，却照不亮那些消失的窗口。街灯初上，显得格外宁静，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我站在暗处发呆，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孩子的笑闹，紧

接着是一声熟悉的呵斥：“小宝贝，咱们回家去喽！”这说话的声音，竟和我的母亲一模一样。

离开那日，古街的青石板依旧泛着晨光，我轻轻抚过门口立着的石牌坊的一角，指尖沾上了冰凉的露水。忽然明白，乡愁不是归途，而是一张绵绵泛黄的车票。我们都被时光推搡着奔向前方，而小城却像是一座沉默的钟楼，只是固执地站在原地，替我们保管着所有遗落的生命昨天。

沉醉的夕阳

□邝嘉琪

夕阳拖着长长的情影，将天边晕染成一片绯红，透过眼前那片枝叶，渐渐地，那片绯红变得柔和而温暖，像极了油画中的风景写生。我突然发现，夕阳有着千姿百态的美丽，像一种不可触摸的情感，那矜持模样，优美的弧线像是母亲慈祥的脸庞，像是牵挂，像是不舍，用余温，用余晖频频的回顾，短短的一瞬，便收敛了散落于岁月的一丝风情。

傍晚，拂着轻轻的晚风，携着最美的夕阳，嗅着花开的芬芳走在夏日里的盘江文化园，浪漫的情怀油然而生。风甜甜地吹过脸颊，我突然欣慰地笑出了声，灯火阑珊处，一个搀扶、一个笑脸、一句轻言细语，都会让人有一种墨落灯尽思不绝的遐想。那一刻，心，波动如水……

遛弯的、慢跑的、唠家常的、带孩子嬉戏的、谈恋爱的，整个步道点燃了人间烟火，看着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画面，我兴高采烈涌进灯火里，陶醉在那片小小的星辰里。

“你看看，多热闹啊，看着就高兴，这样的生活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是真幸福啊！我老头子命好，赶上了好日子，知足了！”晚霞里，几个大爷微笑着唠嗑，幸福挂在脸上。

夜空下，我蓦然发现那些“妩媚”的灯就是夜最温柔的眼眸，我内心的那一抹涟漪瞬间被挑得高高的，像一个骄傲的公主被快乐牵引着，被一串串柔情的晚霞簇拥着，我停下脚步，纵情欣赏着，任思绪飞扬，任晚风撩拨我心间的那点意境，遐想那片属于自己的诗意和远方。

“啊，我认识你们，我经常在抖音里看到你们，你们也来拍作品的吗？”我兴奋地冲到她们身边，像个追星族的女孩。

“对呀，这里的夜色太美了，快乐一下，抖一下！”“你们是什么组合啊？”“我们是快乐的小敏敏组合，谢谢你关注我们！”

音乐响了，她们瞬间兴高采烈，忘乎所以，跳起了自编自导的舞蹈。那娴熟舞步，甜美的笑脸马上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望。她们依然笑得甜美，用表演回报着大家的声声赞许。

“爸爸，爸爸，我想要这个漂亮的花花”“宝贝，这个漂亮花是给大家观赏的，我们不能把它带走哦！”随着一缕温暖的光，一个爸爸肩上扛着身着红色唐装的小公主迎面走来，爸爸笑着、女儿笑着，幸福的霞光映照在他们身上，我感受到灯火里的幸福，感受到灯火里的温暖。原来，幸福真在灯火阑珊处。

寻着一丝沉醉的霞光，我看到走在身后的丈夫，灯光里满头白发，我远远地看着，看着……原来他就是我心里的那盏灯火，那个一起慢慢变老的人。于是，迎着那缕光走到他身边，什么都不说，默默地陪他一起走着、走着，感受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共同享受灯火里幸福。

日子就像一颗糖，需要时间去品味，慢慢地就会甜在心里。

老人怒掀餐桌的启示(下)

□冯静海

不要请我们吃饭了嘛，我们来请好吧？没事就和老人多多交流，多多接触。天气好了送他们去野外呼吸新鲜的空气，让老人来玩手机，玩麻将，玩他们的气质！他们还会掀了餐桌？我想我们看到老人们高兴的玩，我们只能高兴的掀了酒瓶盖了！老人玩手机也好，玩麻将也好，这是老人高兴的表现，他们高兴了，你还会心情差吗？这时候，老人还会气得拂袖而去吗？

目前，中国正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就独生子女而言，按照人类目前生活的质量和医疗水平，大多老人都会长寿。这样算来，一对夫妻最多的将要负责12个老人的起居饮食！看不懂的自己去好好算！面对你的子女，你应该尽量地做到以身作则，尽量地对你父母好一点，父母是儿女最好的老师，父母的行为直接影响儿女人格的形成。

小时候母亲讲了一个故事，四十

多年过去了这故事我还记忆犹新：有家儿子和媳妇很不孝顺，母亲年龄逐渐老去。有一天，当母亲老到没法帮助家里干活了，媳妇找到儿子商量后决定将母亲背到后山丢弃，当儿子和媳妇将老母亲背至很远的后山不顾老母亲的哀求准备离开时，年幼的孙子跑去将背奶奶的背篓捡起，媳妇问他捡来干嘛？孙子说：等你老了我还要用来背你丢掉啊！儿子媳妇一听，赶紧的将老母亲又背回家尽心伺候。

这故事极富喜剧色彩，如果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倒不如说这年幼的孩子给他的父母好好地上了一课。虽然社会的发展会使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增大，但是毕竟没有老人就没有我们，没有老人含辛茹苦的抚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人是需要懂得感恩的，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能够忽视的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物是不能被这种人忽视的

父亲是我追逐的星(之二)

□王春亮

豁达的父亲

父亲节又要到了。突然有些想念父亲！

与其说是想念，倒不如说是怀念更准确些。

父亲生于一九二五年，他走的那年是二〇〇八年。像是有预兆似的，这一年，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全家人都不喜欢听父亲说这句话，认为不吉利。

父亲却乐呵呵地听不进劝告，依然故我。

这年，父亲实岁八十三了，虚岁刚好八十四，是道坎。

这道坎，父亲终是没有闯过去。走的时候父亲是乐观的，一点也不畏惧死亡。

他说：“人终归有一死，我终于要去见马克思了！”

父亲节了，我却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

我将快要淌出的眼泪强行收了回去，我不能没有出息！

没有了父亲的我，早已变得十分坚强了。因为，我已成为了父亲，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饭桌上，孩子要敬我酒！我说，“稍等一下！”

我要先敬我的父亲一杯酒。那是我买给他的，生前父亲一直舍不得喝！

我将满满一杯酒高举过我的头顶，嘴里念叨着只有我和父亲能听懂的话，将酒洒向了大地……

我知道，只有父亲能品出那陈年的酒香！

父亲是个英雄

父亲当过武工队长，这是瞒不住的。

十里八村的人都是知道的。当过武工队长的父亲常常讲起那段过去了的事情。他讲的时候眼中有光亮点燃，点燃的光亮像极了射向敌人的子弹。

说起那段历史，平日常话不多的父亲异常兴奋。像打了鸡血一样，讲打了多少又多少次胜仗。讲到动情处，父亲手指连比带划，做出精准的动作，口中早已乒乒乓乓枪声响起成了一片。

没有女人在场时，父亲也脱下上衣，露出那几处枪伤留下的疤痕。那是他一生的荣耀，轻易是不示人的。

大家都说父亲是个英雄。父亲嘿嘿一笑：“我可比不得英雄！”

说这话时，父亲显然言不由衷。那时，是父亲最得意，也是最为激动的时刻！

有人问起父亲当年情报失误，打过一次败仗，鞋都跑丢了的事是不是真的？

并不耳聋的父亲却装作没有听见，并不作答。

当过武工队长的父亲，后来武工队改为了县大队，他又当了大队长。

本来组织上是要他当政委的，他善于做思想工作。

但喜欢带兵打仗的父亲十分固执，他离不开枪，他说“冲锋陷阵才是他的强项。”

后来，敌人被打倒了。

父亲又奔走在土改的战场上，他最开心的是看到农民分到土地时开心的样子。

再后来，当过武工队长的父亲又奋战在社教的最前线，把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的“小四清”搞得明明白白。



赵 桦 摄

父亲的最后一个端午

□龙 翔

在我们老家，一年之中除七月半和春节外，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算是重要的节日。而端午最有趣，那天可“游百病”，大人们入山林采草药，孩童们于山野摘刺莓，还有那香甜的粽子可享，而且一般不用下地干活。

工作之后，我远离家乡，年少时端午的欢乐时光，仿若遥不可及的旧梦。印象里，竟从未真正陪守在老家的父母过一个完整的端午。总以为父母康健，岁月悠长，等有空闲、工作轻松，再去跟他们过年过节，陪他们外出旅游。却不知道，陪伴的机会是见一次少一次，“子欲养而亲不待”终成心中难以磨灭的遗憾与愧疚。

九年前，我还在乡镇工作，重大工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脱贫攻坚等工作繁重，回老家的次数寥寥无几。那段时间，二弟遭遇车祸在县城家中养伤，三弟远在省外务工，住在昆明的小弟孩子即将出生，母亲前往照料，父亲便在老家成了独守老人。

临近端午，父亲来电说双手麻木无力而且疼痛，拿不稳筷子。电话一挂，我心痛如绞，那根一直支撑家庭的大柱难道要崩塌了？我顿感无助。

父亲读过高小，写得一手好字，曾任大

队会计、民办教师，而且有一手好厨艺，在红白喜事中做押礼、主事，在附近的村寨颇有些小名气，他一直是我心中的那盏明灯，是令我自豪的依靠。原以为他永远不会老去、不会倒下，可如今心底那道看似坚固的堤坝似乎也有了决堤的危险。

无奈工作任务重，端午本不放假，我处理好紧要事务后，挤出一天时间赶回老家。见到父亲消瘦且精神不佳，我心急如焚。父亲却笑着说不用担心，只是拿东西费力，过些时日会好的。

我拉他的手试了试，让他拿东西，情况确实严重。我提议去县城医院检查，他不肯，说乡卫生院检查过，可能是疲劳过度，休息几天就好。寨上懂草药的三伯父也找些草药吃就行，有一种小火麻炖汤效果好，很多人都是这样治好的。于是我便买了膏药给他贴上，打算按他说的先试试草药。

父亲带我翻山越岭挖草药，又在乡场买了茄子、小瓜等菜，用柴火煨了腊肉，父子俩就这么过了一个端午。这是我四十年来首次单独跟父亲共度的节日。

那天我喝了大半碗土酒，父亲肠胃不好，只抿了一口。父亲很高兴，多次给母亲

和小弟打电话，反复说我们挖草药、烧腊肉吃饭的事情。

端午的雨敲打着老屋瓦片和远近草木，似在叩击我灵魂深处的疼痛，我的心如同老家起伏的山峦，难以平静。

后来，我和弟弟们送父亲辗转于各级医院检查，诊断为脑梗压迫神经，无特效疗法，只能用中草药慢慢调养。

那是第二年七月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地灾点值守，二弟来电话说父亲不行了。仿若晴空霹雳，我晕眩着奔回老家，却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那年，父亲68岁。

母亲说，父亲走得很平静。那天，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并跟母亲说着话，母亲一时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去看时发现父亲已没气了。我想，父亲或许是怕我们难过，舍不得我们目睹他离去，才独自匆匆走了。

后来每逢端午，我们都会回老家陪母亲过节。每当此时，我总会想起与父亲共度的最后一个端午，想起父亲那天一脸藏不住的高兴，心中便莫名的疼痛，神魂难安。

我想，若真有天堂，父亲定会在天堂某个地方，慈祥地看着我们，依旧是我们坚实的依靠，是我们永远的那片天。



父亲与农具 (组诗)

□胡光贤

锄头

老屋里，墙角斜倚着
一排排被岁月磨短的晨昏
锈迹在汗碱的铁刃上结出盐花
缺口里嵌着四十年土块的方言
木柄上蜿蜒的掌纹印记
比族谱更深刻地刻进年轮
当这些沉默的金属俯身大地
父亲的脊梁便成了
田垄上永不生锈的犁铧

犁

当犁尖划破冻土时
稻香正从锈迹里渗出
木质犁身的凹痕里
蓄满季风与汗碱的混血
握柄处的血痂已凝成褐色
牛蹄溅起的泥星
在时光里长成倔强的稻穗
当黄牛替换水牛的蹄印
父亲的影子始终钉在
季节的犁沟里，渐渐分蘖

耙

与犁互为镜像的铁齿
在水田里梳篦光阴的褶皱
那些扎进脚背的芒芒
至今仍在记忆的泥沼里
泛着暗红的磷光
父亲弯腰的弧度，恰好
吻合把齿切入泥土的角度
被搅碎的暮色中
秧苗正从他指缝间
抽出新的脉络

箩筐

篾条间漏下的时光
积成年轮的盐霜
当谷粒在腹内发出清响
父亲的笑纹便漫过筐沿
秋收时倾斜的地平线
抖落满襟稻芒和玉米须
那些被汗水腌透的岁月
至今仍在某个潮湿的夜
在老了的空筐里
轻轻摇晃

